

古代维吾尔语说唱文学《弥勒会见记》^{*}

耿世民

(中央民族大学 维哈柯系, 北京 100081)

〔摘要〕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近年出土的用古代维吾尔语写成的重要佛教文献之一。关于本书的文体是剧本抑或是唱本或一般佛经故事, 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争论的问题。本文发表了作者新的观点。

〔关键词〕 回鹘文; 弥勒会见记; 剧本; 说唱文学

〔中图分类号〕 H2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04) 01-0126-05

《弥勒会见记》(古代维吾尔语/回鹘语名字为 Maitrisimit Nom Bitig) 是现存篇幅比较长的回鹘佛教文献之一, 能与其相比的只有《金光明经》、《玄奘传》等少数几种文献, 它对研究古代维吾尔语言、文学、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早在上世纪初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地区已发现此书的残卷。1959年在哈密发现了此书新的写本残卷, 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德国本(虽然仍不是完本), 它大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楚该书的结构和内容。

《会见记》内容为关于佛教未来佛弥勒(回鹘文作 Maitri, 梵文为 Maitreya) 的事迹。早在1919年德国学者劳依曼 E. Leumann 就研究刊布了古代新疆和田塞语的同名本子。^[1] 之后(1968)汉堡大学 R. E. Emmerick 又再次研究了该写本, 出版了题做 The Book of Zambasta (赞巴斯塔之书) 的专著(其中第22章专门讲述弥勒的事迹)。在他们的书中都谈到有关弥勒的其他佛教文献。这里首先是保存在《大譬喻经 Divyāvadāna》中关于弥勒的譬喻故事。它不仅谈到弥勒的未来, 而且讲到他的过去和妙声(Pranāda)王宝柱被毁之事(此柱虽在《会见记》中提到, 但故事未展开)。

其次引证了南传佛教巴利文的《长部 Dīgha-Nikāya》第二十六章。那里说当弥勒出世时, 人寿将增为八万岁, 商佉(Sankha)王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这一点也见于《会见记》。劳氏引证的第三个文献是 Anāgatavamsa 《未来序》。此外他尚讲到关于弥勒的五个汉文本子。据本书《会见记》, 早在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弥勒已诞生, 并被佛指定为继承人。根据藏文大藏经, 弥勒被指定为未来继承人是发生在兜率(Tusita)天,^① 而回鹘文《会见记》则强调是在人间。^②

佛教中关于未来佛弥勒的传说, 似来自伊朗(特别是摩尼教)的影响, 具体说他可能和古代伊朗关于救世主(Saošyant)或摩尼教关于光明使者重返世上的观念有关。

《会见记》与称做《弥勒授记》(Maitreya-Vyākaraṇa) 的文献有关。关于这点印度学者 P. C. Majumder 在其刊布的《圣弥勒授记》(Ārya-Maitreya-Vyākaraṇa) 吉勒吉特残卷中已提到。^[2] 但本书中描述的一些情节又不见于我们所熟知的汉文、梵文、藏文本中, 这使它具有特殊的性质和意义。另外在一些人名方面也不同, 如: 《圣弥

〔收稿日期〕 2003-08-25

〔作者简介〕 耿世民(1929—), 男, 江苏徐州人, 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 此文是在我和德国波恩大学比较宗教学研究所已故所长 H.-J. Klimkeit 教授合著的德文《弥勒会见记》(前五品)(1988)一书前言的基础上做较大的补充修改写成。德文原书题作“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Teil I, II, 1988 Wiesbaden.

① 此点承藏族学者白马茨仁格西见告。

②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特别强调成佛必须在人间, 甚至连天上的神仙如要成道, 也必须先下生人间, 然后才能成道。

勒授记》中弥勒父亲名叫妙梵 (Subrahman), 母亲名叫梵摩波提 (Brahmāvatī)。但在本书中, 弥勒父亲名叫梵寿 (Brahmāyu), 母亲名则同上。关于弥勒降生的情节与佛传中的描写基本一样。总之, 回鹘文《会见记》在迄今所知有关弥勒的文献中占有特殊地位。至于它与其他弥勒文献的具体关系, 这要等彻底研究所有有关弥勒的文献 (包括本书) 后, 才能下结论。从宗教史的角度研究有关弥勒的文献表明, 它曾受到伊朗古代思想的强烈影响。后者对佛教关于未来希望之神的产生发生了明显的作用。^[3] 这一点也反映在回鹘文本中。

在1988年出版的关于《会见记》的研究中, 我们刊布、研究了该书哈密本的序章和正文四章。^① 在此之前回鹘文《会见记》已为学术界所知。1957和1961年葛玛丽 (A. v. Gabain) 影印刊布了保存在德国梅因斯和柏林两处的、前德国吐鲁番考古队于上世纪初所获回鹘文《会见记》残卷 (并分别附有研究报告各一册)。^[4] 1980年土耳其学者色那西·特肯根据葛玛丽的影印本出版了研究本, 题做《弥勒会见记——一佛教毗婆沙派著作的回鹘文译本》。^[5] 在葛玛丽发表的附册中也概述了有关弥勒的其他文献, 并对德国本的内容做了概括介绍。特肯的书对葛玛丽刊布的两部分写本进行拉丁字母转写和翻译。但奇怪的是他不采用通常突厥学家使用的转写法, 而使用研究粟特语文献的学者使用的拉丁符号换写法 (Transliteration), 给读者带来不便。

《会见记》似为一种古代戏剧形式, 因为它的古代焉耆语本本身就叫做“戏剧” (nā taka)。^② 关于《会见记》的剧本性质问题, 我现在的看法是: 它似为一种看画讲说故事并可能带有某种表演的原始戏剧, 可能近似于藏戏。当然不能和现代的戏剧艺术等同起来。回鹘文本每章 (或“品”) 前都标明故事发生的场地, 章末有概括其内容的章名。共由28章组成, 即由一章“序”和27章正文组成。根据书中的跋文, 回鹘文是

从古代焉耆语 (原文作“吐火罗语 tōʃ ŋ tili”) 译为突厥语 (türk tili), 而古代焉耆语是根据古代印度语制成。但迄今尚未发现任何印度语原本。古代焉耆语的本子已为德国考古队所发现。跋文又说古代焉耆语本是由毗婆沙师 (Vaibhāṣika) 圣月 (Āryacandra) 从印度语制成 (yaratmış), 回鹘文本则由羯磨师 (Karmavācaka) 智护 (Prajñāraksita) 从“吐火罗语”译成 (äwimiş) 突厥语。所谓“制成”可能是指根据印度语本编成, 而不是译本, 也可能只是假托之辞。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据德国本可能译成于9—10世纪, 而哈密本则抄成于1067年。^③ 哈密本《会见记》1959年在哈密天山区一个叫铁木尔图地方的遗址中偶然为一牧羊人发现。共293叶 (586面), 字体为正规的写经体, 形式为古代回鹘文佛经常用的梵笈 (pustaka) 型, 长47.5厘米, 高1.7厘米。每面书写30行或31行。每叶在第7和第9行之间画有直径为4.6厘米的圆圈, 圆心留有直径为0.5厘米的穿绳小孔。捐施人名为鞠·塔石·乙甘·都督。^④ 首先研究哈密本《会见记》的为我国的冯家昇教授, 他在1962年《文物》第8期上发表了题做“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一文, 其中刊布了我帮助转写和翻译的一叶两面原文。之后我在1980年美国哈佛大学突厥学报第4期发表了哈密本《会见记》第二章研究, 1981年在《文史》第12辑发表了题做“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本) 研究”的长文。此外, 我以前的学生斯拉皮尔等人1987年发表了前五品的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

哈密本《会见记》似由数人抄写成。从字体上看有三种: 一为书法熟练的回鹘文写经体, 其次为细长、有力的字体, 第三为笔法不太熟练的字体。现已发现两个抄写人的名字: 一为第10章8叶反面第10行“mn waptun šāli bitidim (我法尊萨里书写); 在另一不知属于何章何叶的残片上写有 bars yil ikinti ay yiti otuzqa mn tu tsupa äkä

① 此外我们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发表了10、11、13、14、15、16等六品 (分别刊于Aof14、15、18、20, Varia Turcica XIX, JTSHU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of Harvard Univ.], vol. 9. 1998年又发表了20—27品, 书名题做《回鹘文一种佛教启示录研究 Eine buddhistische Apokalypse》, 德国, Opladen。

② 关于《会见记》的剧本性质问题, 我在1981年《文史》第12辑发表的《古代维吾尔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 (哈密本) 研究》的一文中做过论述 (此文后收入拙作《新疆文史论集》)。

③ 回鹘文此处做“羊年闰三月 qoyun yilz un üçünç ay”。

④ 如第10章跋文中有这样的文字: mn taş yäkin tutuq maitri burxanqa taş bolayın tip bitidim (我鞠塔石乙甘都督为能会见弥勒而让人抄写了 [此经])。

bitiyü tägintim (我图 [奴才] 粗帕爱凯于虎年二月二十七日写毕) 的字样。

在哈密本《会见记》的序章中有一长段文字提到了古代印度和新疆塔里木盆地一些佛教大师的名字, 这些都为前人所不知。我根据古代焉耆本译者圣月大师的出生地在德国写本中做“阿耆尼”(Agnidesa) (即焉耆梵文化名字——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 而在哈密本中他的出生地则改为“唆里迷”(Solmi), 从而得出结论: 多见于穆斯林文献(如11世纪著名的《突厥大字典》)中的、学者长期不知其位于何处的唆里迷, 就是焉耆。

这里不打算详细讨论写本在正字法和语言方面的特点。简而言之, 写本的语言比较古老, 有些接近摩尼教文献的语言, 即附加成份中常以低元音代替通常的高元音(即以 a/ä 代替 r ī)。在转写方面, 为了读者的方便, 我们采取传统的国际突厥学拉丁字母。

关于与“吐火罗语”原本的比较研究问题, 有待于和吐火罗语文专家合作来进行。最近新疆又发现了新的吐语残卷, 希望能尽快予以刊布。^①

哈密本在数量上多于德国本。经过与柏林本(胜金口本和木头沟本)相比较, 中国本与德国本之间虽基本相同, 但有些地方并不一致。二者可以互为补充。

葛玛丽教授认为《会见记》是在回鹘人所谓的新日(yanğ kün)(每年的弥勒节日?)时向佛教信徒们演唱的剧本。^[9]至于弥勒节日是否与新年在同一时间, 这一点尚不能确定。汉堡大学华裔学者刘茂才教授在其《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6世纪库车与内地的关系》一书中, 关于当地庆祝新年的情况引有下列记载: “新年时举行七天斗兽游戏……此外日夜举行名叫苏幕遮的表演, 演员们头戴动物面具, 唱歌跳舞……这里苏幕遮可能相当于伊兰人的纳乌鲁孜(Naurūz)节……”。^[7]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在回鹘摩尼教徒中早有庆祝“伟大新日 ulu yanğ kün”的传统。这从茨木刊布的摩尼教文献可看出。^[8]那里谈到信仰摩尼教的回鹘统治者与贵族们都参加这一节日活动。至于这一节日的具体含义则不清楚。我们

认为如果《会见记》的吐语本“根据印度语本制成”的说法只是一种假托, 实则为当地产物, 那就很可能是受到伊兰民族文化思想的影响所致。不管怎样, 有一点是清楚的, 在弥勒节日的“新日”举行有关仪式以庆贺迄今作为菩萨的弥勒将成为未来之佛。在这一天佛教信徒们将观赏或欣赏带有挂图或表演的说唱。这就当然需要一个说唱弥勒故事的本子, 于是我们的《弥勒会见记》就产生了。《会见记》虽性质上基本为小乘作品, 但已见大乘的影响。这里信徒们追求的不仅是阿罗汉, 而且也是菩萨理想。希望将来弥勒下生到人世时, 能聆听他的教导, 会见未来佛, 从而成道并得到解救。

下面为回鹘文本《会见记》28章内容的简单介绍:

序章, 回鹘文称“敬章(yükünč ükš), 为关于佛、法、僧的一般说教, 还讲到18有学(saiksa)和9无学(asaiksa)。此外包含有其他重要的序文。

第一章, 内容讲南印度(Dakṣiṇapāṭha)年已一百二十岁的跋多利(Badhari)婆罗门举行施舍大会。

第二章, 讲弥勒生于名叫梵寿的婆罗门家, 自幼聪明过人, 从师于跋多利。后受其师的委托, 弥勒和无胜(Ajita)等十六同学去中印度摩揭陀(Magadha)国婆萨纳迦(Pāsāṇaka)山去见释迦牟尼佛。后者回答了他们心中未说出的疑问, 并向其说法。弟子们都获不同程度的果报。弥勒受戒成为佛的弟子。

第三章, 讲佛养母(也是其姨母)大爱道(Mahāprajāpālī)亲自种棉花, 纺纱织布, 做成僧衣, 要送给佛, 但佛让她送给僧众; 并说送给僧众就等于送给他。

第四章, 释迦牟尼佛预言未来佛弥勒的故事。弥勒听后向佛请求, 愿做此未来佛来解救受苦大众。

第五章, 为对弥勒降生地翅头末城的描述。

第六、七两章, 只存残叶。从残存的属于第六章最后一叶关于本章章名残文“……赞未来瞻部洲……完”来看, 仍为对未来弥勒降生地翅头

① 1998年季羨林教授与外国学者W. Winter, G.-J. Pinault 合作用英文刊布了这部分新发现的吐语残卷, 题做“Fragments of the Töchterian A Maiteyasmit-nāt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Berlin-New York.

末城的描写。

第八、九两章，似为描写弥勒在天上兜率天的情况。

第十章，章名题做“弥勒从兜率天下降人间完”，哈密本此章保存较完整。在兜率天弥勒向众天神说法，并表示说自己要下降人世。弥勒选中的人间父母为婆罗门梵寿及其妻梵摩提，梵寿为翅头末国赏佉王的国师。

第十一章，主要是描述弥勒受胎降生的情况。弥勒降生时，天上人间都充满瑞象。新生儿生下后就能迈腿走七步，宣说这是他最后一次降生人间。在他降生的第五天，全翅头末城的百姓和赏佉王以及王室成员都向他致敬。七天后，弥勒母不幸去世。看相师对弥勒父亲说，此子不会留在家中，而终要离家学道。之后是关于弥勒学习的描述，老师就是其父。父亲对儿子的聪颖过人感到十分惊讶。弥勒生来就认识各种古代文字。

第十二章，哈密本也十分残破。内容为弥勒因宝幢被毁而感万物无常。章末题做“弥勒菩萨因宝幢（毁坏）而对生死轮回产生恐惧完”。

第十三章，为“出家寻道”，谈到弥勒妻苏摩娜（Sumanā）夜做噩梦。弥勒认为，这预示他将离家寻道。之后是关于深闺的描写，弥勒加强了离家出走的决心。这里像释迦牟尼佛传记一样，弥勒于午夜时分乘车出走。路上遇见一僧人向他讲说解脱痛苦涅槃之道，于是弥勒出家为僧。他让御手萨拉提（Sārathi）把车子 and 衣物带回家中，自己剃去须发，出家为僧。弥勒从帝释天手中接受了以前诸佛穿过的僧衣。

第十四章，根据德国本，此章题做“走向菩提树下”，主要讲弥勒在菩提树下静坐修行成正等觉。故事大致相当于佛传有关修行成道的描写。

第十五章，题做“《弥勒会见记》第十五章（弥勒菩萨）成无上正等觉完”。这里详细描述了弥勒菩萨成正果的情形。这里详细阐述了十二因缘。

第十六章，题做“弥勒转法轮完”。这里描述了以赏佉王为首的 84000 贵人出家为僧的情形。弥勒向他们讲说四真谛、八正道。僧人门都因此破除烦恼，获预流果。此章插入了关于宝光佛时胜怨王和财许王的故事。像以前诸佛都有两大弟子一样，弥勒佛也有仙施和满愿两大弟子。

接着是关于弥勒父亲梵寿听说儿子成道后，也放弃国师的地位，和其他 84000 国师一起出家为僧。接着是弥勒子善意和其他 84000 童子也出家为僧，并获阿罗汉果。最后是赏佉王妻耶殊伐提和 84000 贵妇也出家为尼。

第十七章，题做“弥勒佛进入翅头末城国完”。其中讲到富人善施（Sudhana）邀请弥勒佛和其他僧众用餐，并捐施一座大的寺院给僧众。

第十八章，讲龙王水光（Jalaprabhāsa）一连七天向弥勒佛进行捐施。弥勒佛详细讲述了各种捐施和未来的转生以及翅头末城听众听法受益。

第十九章，讲到大迦叶（Mahākāśyapa）罗汉的事迹，讲到佛的兄弟王子难陀（Nanda）、天授（Devadatta）和富人吉护（Sīgupta）。后者企图加害于佛。

第二十一—二十五章，为对大小地狱的描述。

第二十六、二十七章，十分残破，为对天界的描述。

最后，关于《会见记》的文体问题这里还想再说几句。葛玛丽教授早在其 1961 年发表的《高昌王国 850—1250》一书（注意：不要与 1973 年出版的《高昌王国的生活》相混淆。此小册子我在很早曾译成汉文，发表在《新疆大学学报》1980 年第 2 期上。这里的汉译文可能与以前的略有不同，因我手头无新大学学报。），页 73—74 曾这样写道：“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戏剧艺术的雏形。在寺院附近举行的群众节日场合，通常是在正月十五日信徒们来朝拜圣地时，他们进行忏悔，向寺院做供奉，举行宗教仪式超度亡灵。晚上则聆听劝人从善的故事，或观赏挂有图画或有人物表演的（佛教）作品，如《弥勒会见记》或师傅和弟子之间的对话。”^[9] 这里重要的是对书中多次出现的 *körünč* 一词的理解。这个词来自动词 *körün* “出现、现出” + 构成名词的字尾 *-č*，*körün* 又来自动词词根 *kör* “看、观看” + *-ün*（为“看”的自动体）。从下面的例子可清楚看出 *körünč* 一词有“观赏、观看”之意，如：*körünčlä ǰük qalq* (U II22) “观赏某种事物之楼台”，*körünčlä ǰ inč ǰ yü ǰük atlan* (TT I 124) “请观看那匹细小跑马”，*ol tññ oš urat maitri burxan bäl ǰur yan ǰ kün küsänči ǰkörünč birli tušar*（《会见记》德国影印本叶 104 正面，6—10）“那人一定在弥勒显现的新日与想看的观赏之景相会”。最近

我读到德国学者K. Roehborn 的题做“《弥勒会见记》是剧本吗?” (“Die alttuerkische Maitrisimit-Textbuch fuer theatralische Darstellungen?” (Memoriae Munusculum, 1994), 他不认为《会见记》是剧本。美国学者V. Mair 在其1988年出版的《绘画和表演》(Painting and Performance)一书第二章中花了几页篇幅讨论了《会见记》的文体。他认为是指图说故事。“吐火罗语”文本书名本身就称为戏剧(nāṭaka)。此外,从“全体退场”、“幕间曲终”、

“曲调名…”等用语来看,也表明是戏曲。但无回鹘文本的每场演出的地点。回鹘文每章前虽表明了演出地点,但又缺少吐语本中的戏剧用语。我现在改变我在1981年《文史》第12辑曾发表了题做“古代维吾尔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研究”中说它是剧本的看法,比较倾向于说它是戏剧的雏形,或相当于敦煌发现的汉文变相、变文文体,或是“指图讲故事”。总之,这个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E. Leumann. Maitreya samiti, das Zukunftsideal der Buddhisten (弥勒会见记——佛教徒们的未来理想) [M]. Strassburg 1919. 同作者后又重新研究了该书,题做 Das nordarische (sakische) Lehrgedicht des Buddhismus (佛教北亚利安〔塞〕语教义诗), Leipzig 1933—1936.
- 〔2〕P. C. Majumder. in: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吉勒吉特写本). Vol. IV. [M]. Calcutta, 1959, p. xxix ff.
- 〔3〕E. Abegg. Der Messiasglaube in Indien und Iran (印度和伊朗关于救世主的信仰) [M]. 1928. 同作者, Der Buddha Maitreya (弥勒佛) [M]. 1946. S. Levi, “Maitreya le consolateur” (安慰者弥勒), in: Etudes d’Orientalisme II, 1932, pp. 355—402. W. Baruch, “Maitreya d’après les sources de Serinde” (西域出土文献中的弥勒), in: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CXXXII (1946), pp. 67—92. P. Demieville, «Le paradis de Maitreya» (弥勒的西方乐土), in: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XLIV (1954), pp. 387—395.
- 〔4〕A. von Gabain (Hg.), Maitrisimit. Faksimile der tuerkischen Version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āṣika-Schule. Teil 1 mit Beiheft I, 1957; Teil 2 mit Beiheft II, 1961. 《弥勒会见记》——一佛教毗婆沙师著作回鹘译本的影印本, 付册一、二。
- 〔5〕S. Tekin. Maitrisimit nom bitig. Die uigurische Uebersetzung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āṣika-Schule. 1. Teil: Transliteration, Uebersetzung, Anmerkungen; 2. Teil: Analytischer und ruecklaeufiger Index [M]. Berlin 1980. 《弥勒会见记》回鹘文译本研究。
- 〔6〕Beiheft I, p. 29.
- 〔7〕Liu Mau-tsai. Kutscha und seine Beziehungen zu China vom 2. Jh. V. Bis zum 6. Jh. n. Chr. 1969 (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六世纪龟兹和内地的关系), p. 10.
- 〔8〕P. Zieme. Manichaeisch-tuerkische Texte (突厥摩尼教文献). 49, 50 Anm. 438.
- 〔9〕回鹘文《十业道譬喻鬘》[M].

On the Talking and Singing Style of the Ancient Uighur Buddhist Work “Maitrisimit”

GENG Shi-min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Maitrisim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uddhist work in Old Uighur language. The Hami Manuscript of this work unearthed in 1959 is more complete than the German versions which were discovered by the German expeditions in the beginning of last century. Since a long time there have been many discussions about the style—character of this work among the Turcologists in the worl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gives his new opinion on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Key words**] Old Uighur language; Maitrisimit; talking and singing work; drama

〔责任编辑 宝玉柱〕